

驻场是艺术创作的桃花源，但不是拒绝商业的乌托邦

这个夏天，OCAT的国际艺术工作室项目又如约而至。这个已经持续举行到第七届的艺术家驻场活动，至今一共邀请了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27位策展人、艺术家。而有关艺术家驻场计划的首场讲座也于8月28日举行。这次来的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视觉艺术学院前院长杨威廉教授(Janwillem Schrofer)。这位前任院长在位时创办并改革了艺术家驻场计划，并且获得了荷兰女王颁发的勋章。而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RAIN艺术家平台的创始人。在他看来，当下的艺术家驻场计划已经掀起了一股新的浪潮。在这股浪潮中，驻场计划该如何选择艺术家、艺术家驻场项目的使命是什么、该如何保持独立性与商业性，这一切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驻场不是艺术工作室，它必须跟广阔外界建立信息交流

艺术家驻场计划，原本不过是一些热爱艺术的人为艺术家提供客房作为工作室的浪漫行为，或是如斯坦福教授一样为了怀念至亲创立基金会邀请艺术家实现理想以寄托哀思的纪念行为。不过，现在，驻场计划已经开始慢慢脱离这种个体情绪，变成一种艺术的变革。

在杨威廉看来，这种变革的缘起在于一种新兴的模式加入了之前的两种模式之中——驻场是为艺术提供一种暂时脱离他们所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情境，一种与世隔绝创造自己的单纯世界。据杨威廉了解，全世界大概有超过1000个驻场项目，中国大概有23个。

“这次驻场浪潮的主要特点是强调草根之间的联系，不仅是招待艺术家来做客，同时在艺术界创造非传统的经验，这些中心催化了本土的当代艺术领域，也通过艺术家将当地本土的圈子跟全球化的艺术世界连接起来。”杨威廉说。

但在这些驻场计划之中，究竟艺术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杨威廉认为，各种不同举办主体例如图书馆、画廊、大学、公司、政府机构、个人造成各种驻场计划中艺术家所发挥的作用全然不同。

博物馆型希望艺术家做展览，做公众演讲；大学型的希望艺术家能够教育学生，并一起参加项目研究。而更多的公司型驻场，要么是把艺术作为其中的一条商业线，潜在的商业行为之一；要么是借助驻场项目来作为一种帮他们公司内部和外部交流的媒介。

事实上，商业是驻场计划中难以避免的一个层面。虽说，驻场让艺术家可以与世隔绝，创造自己的单纯世界，但这不是乌托邦。有些艺术家去驻场时，会对活动策划者提出，我只是想做一个艺术家，不想跟任何商业有关系。对此杨威廉认为，这不太成立。“有一个纽约的驻场，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让艺术家尽可能广泛



阿姆斯特丹皇家视觉艺术学院前院长杨威廉。

接触收藏家的画廊，尽可能地产生联系。驻场计划在真正实践层面来看，主要意味着建立一个人脉网络，包括着跟画廊、政府部门还有其他可能成为商业伙伴的人建立起来联系。”而在杨威廉看来，这亦是驻场计划与工作室工作的最大区别——不仅获得驻场所拥有设备，更拥有与驻场里其他的艺术家、批评家和艺术指导以及更广阔的外界建立的信息交流。